

作家写开福



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。(资料照片)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

“不入潮宗门，不进长沙城”，潮宗街西门上那十个醒目的大字，宛如一只无形却有力的大手，一下子就紧紧揪住了我的心……

如果说，长沙城是一部厚重且辉煌的典籍，那么，潮宗街就是书中那摄人心魄、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它自东向西伸展，长551米，宽9米，是长沙古城仅存的三条麻石街之一。6500块长方形麻石，像是训练有素的士兵，中间横、两边直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挤满了整个街面。它们怀揣着温润，泛着青光，见证了数百年以来长沙城的兴衰起落和城中人“吃得苦、霸得蛮、耐得烦”的前赴后继、奋斗不息。

潮宗街，原名为“朝宗街”，寓意“朝拜祖宗”，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，却如同一座蕴藏无尽宝藏的文化富矿，深深蕴含与彰显了中华民族那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和灿烂文化。

因其紧邻湘江，又与码头相依，这里成了古城居民取水的必经通道。日复一日，挑水夫的水桶不知疲倦地挥洒着生命之源，水珠欢快地跳跃在路面上，使得整条街整日都湿漉漉的，仿佛被一层薄纱般的水汽温柔笼罩。人们对生命之源满怀敬重，感恩水的无私赐福，久而久之，“朝”字悄然演变成了“潮”字，恰似一个灵动的音符，融入这条街的文化旋律之中。

这里，还是长沙古城通衢的咽喉要道。大米、货物从湘江源源不断地输入城中。自然而然地，米市、仓储如雨后天春笋般应运而生，生意红红火火，热闹非凡，成为潮宗街一张独具特色、熠熠生辉的亮丽名片。

明清时期，长沙县署在此驻扎，一时间，这里声名远扬，肃穆庄严，官府车马往来穿梭，长袍圆顶的身影晃动不停，一封封关乎民生社稷的奏本敕令从这里飞向远方，演绎了一幕幕生动、传奇而又发人深省的官场话剧。

1897年，时务学堂开学的钟声“当当”敲响，那清脆的声响，仿佛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，瞬间点亮了这片古老的土地。熊希龄、谭嗣同、梁启超等一众鸿儒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登上学堂的讲台传道授业。湖南第一架天文望远镜，骄傲地架上阁楼，如同一只探索宇宙奥秘的天眼。青年毛泽东、何叔衡在此创办了文化书社，新思想、新文化的种子，在这里生根发芽，薪火相传，为这条街、这座城注入新的活力。

1925年，一座教堂拔地而起，身披青砖外衣，头戴两坡屋顶帽子，花岗石柱挺直，半拱式门窗则如它温柔的眉眼，中西合璧，为古朴、敞亮的老街蒙上一层神秘、

奇妙的面纱。

人人皆知，湘雅医院凭借医术精湛、实力雄厚而声名远扬。殊不知，它的前身—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就诞生于此。1914年，美国雅礼会与湖南地方政府签订契约，在潮宗街兴办了医学校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。为中国医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、荣登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的三位医学家中，张孝謇、汤飞凡两颗明星从这里冉冉升起，闪烁升空。

如今，潮宗街并未沉醉于历史的“功绩簿”上，相反，在新时代的汹涌潮流中，它如同一位英勇无畏的弄潮儿，“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，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华丽转身。鳞次栉比、错落有致的民宅、酒店和商铺，流光溢彩、赏心悦目的广告、标牌和壁画，琳琅满目、丰富多彩的食品、饰品和玩具，还有那意蕴悠长的纪念碑、博物馆和生机勃勃的创业市场，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姿、五彩斑斓的人文画卷。它已成为长沙市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，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而来。

在潮宗街东头入口处，古老的大树和巨大的石碑已被挡板拦住，一张盖有鲜红大印的公告张贴在上。我满怀好奇地驻足仔细阅读，原来是开福区建设单位告示，入口广场提质改造工程已然启动，提醒人们注意安全。

虽然心中有点小小的遗憾，没能观赏到入口处华丽的“尊容”，与它来一次亲密的合影留念，但我满怀期待且坚信，潮宗街改造之后，定会以更亮丽、更壮美的姿容，与人们相见！

夕阳西下，余晖如同金色的纱幔，洒在潮宗街上。我恋恋不舍，回头，潮宗街正笑容满面地向我挥手。那画面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间，久久难以忘怀……



2月26日，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，游客在打卡拍照。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

墨绿色，映照半空的部分呈天青色，至于水与天、天与山、山与水相接相融的光泽，又岂是我一个小小的人类所能描绘得出来的。我除了感叹造物主的伟大，便只能静静地珍惜这眼前的恩赐了。

一些作家像孩子一样，蹦着跳着就进了茶园。我与镇长还有什么总在茶田边的桂花树下边喝茶，一边闲谈。

竹芳茗茶茶园，又名何阳生态茶园，由何总的父亲省劳动模范何立军先生于2001年开创，园区面积300余亩，总投资近千万元，主要生产毛尖、绿茶、红茶、山茶油以及原汁蜂蜜。茶园依山傍水，气候相宜，其产品香味醇厚，得到广大客户赞赏，并获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同志亲笔题词“竹芳毛尖”。

通过闲谈得知，何总曾在海外留学，学习商贸，学成后归国返乡，创办了湖南何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。周坊村原是省级贫困村，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过千元。公司的创办，为附近100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，大大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。

望着远处的青青茶园，自由飞舞的蜜蜂，散养闲逛的土鸡，在茶园里辛勤劳作的人们，还有我们肆意欢乐的作家们，这是怎样一幅生动而和谐的山水人文画卷？

这时，一直忍耐着的老大爷终于打开了闸门，大雨瓢泼而下，又给这绿意葱茏、春意盎然的天地，洗出了一抹更亮更青的颜色。

这天地仿佛天然的一个大茶壶，我们就是壶中的茶叶，雨水就是茶水了。经岁月的煎熬，又将煮出什么样的人间美味？

我不由得痴了，心中念念有词：如澄碧水映日浓，偏爱其间最嫩尖。天地为壶煎翠色，诗情更与意朦胧。

作家写作家

兄弟般的情谊

石绍河

我和廖静仁兄神交久矣。

2014年秋天，我住在乡下的父亲病故。我清理堆放在他卧室里的旧物时，翻出一本泛黄发潮的日记本。打开一看，是我当年抄录的可作范文的句子或整篇文章，其中就有静仁兄发表在1987年5期《散文选刊》上的《井湾里，我的乡亲啊》。我把静仁兄这篇美文用蓝墨水一字不落、工工整整地抄满了九页纸。

早年，我在乡下教书，见到的文学报刊有限，但我还是读到了静仁兄《纤痕》《过滩谣》《资水河，我的船帮》等。他把乡情民情人情融入山水之美的作品引人入胜，让我痴迷。

静仁兄早年以散文独步中国文坛。他在资水边长大，那波涛汹涌、汤汤而逝的资水，是静仁兄心中的母亲河，也赋予了他粗犷豁达、勇往直前、宅心仁厚、真诚善良的性格。他对这条大河有着浸透在血液中深入骨子里的爱。早年为他赢得声誉的美文，大多以资水为母题、民俗为素材，写山水之美、民俗之美、人性之美。在对资水的歌吟和民俗的赞美中，我体悟到静仁兄对故土的深情回望、对生活的无比热爱、对人生的多重思考。

尽管读了他的那么多作品，受了他那么深的影响，我们之间一直无缘谋面。1999年，桑植县召开全民运动会，组织了一次县里文学骨干参加的文学座谈会。我受命联系辅导老师，便想到了他和彭见明兄。我邀请他们拨冗前来桑植，是怀着诚惶诚恐和冒昧唐突的心情的，没想到他们十分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们从长沙坐火车到张家界，我因俗务缠身，不能脱身，安排单位司机去接站。晚饭前，我去住地看望他们，司机给我带路，边走边乐呵呵地告诉我：今天接了两个大胡子。和见明兄、静仁兄见面，瞧见他们都蓄着很有个性的络腮胡，两个名副其实的莽公，特有文人气质。

那次文学讲座相当成功。见明兄、静仁兄花半天时间与本地作者沟通交流，讲他们的创作历程和心得，讲杂志用稿的特色和要求。基层作者难得与名家面对面，气氛热烈，互动不断。他俩有问必答，不厌其烦。从此以后，桑植作者掀起了文学创作的高潮。静仁兄也不吝版面，把桑植的优秀作品在《湖南作家》接二连三刊出，有些作品经他们指点推荐，在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发表。

静仁兄不仅是我文学创作上的良师，更是工作中的兄长。他不但经常和我聊文学话创作，而且对我的工作生活十分用心和关注。我把他视为最信赖最亲近的兄长，一段时间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发条短信，就觉得心里空空的不踏实。我到长沙办公，也要尽量抽空到他那里坐坐聊聊，话题漫无边际，却每每从中获得乐趣和教益。我创作了一篇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散文，都要先发给他批评指正，听他高屋建瓴的修改建议；我工作中遇到了难题蒙受了委屈，也会向他倾诉，都能得到中肯的指点和真诚的安慰。

我任桑植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后，思考土地的前世今生、林林总总，以土地为主题，写下了多篇散文，得到了静仁兄的肯定和鼓励，很多文章都是在他主持的《财富地理》《自觉》等刊物上首发，然后被《散文海外版》等刊物转载，有些文章和章节还作为一些省市高考、中考的阅读试题或模拟考试题。

看到这些创作成就，静仁兄写信鼓励我：“你已经写出了诸如《亲近土地》《土地的话题》《大地上的雕塑》等堪称艺术与思想完美统一的优秀作品，但是，我依旧对你的土地系列充满着热切的期许，并且主观地预言，在你未来的创作生涯中，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。”他还给我指明



廖静仁。

通讯员 摄

方向：“真正要写好我们人类及万物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既是形而下的，更是形而上的；既是生活的，也是知识的，更是思想的……这个话题待我们在今后的不断见面中再做进一步的交流。”他还建议我适时以《大地语文》为书名结集出版土地系列散文。每次见面，我都要聆听他关于土地主题如何破题的高见妙论。

在他的不断鼓励和催促下，2012年我的散文集《大地语文》由团结出版社出版。散文集在编选过程中，他从版式、装帧设计到文章编排、印刷用纸等方面都悉心指导，费尽心力。《大地语文》出版后，获得张家界市第三届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奖和第五届中华宝石文学奖。

在工作生活上，静仁兄对我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。2012年，我县一集镇在进行大规模小城镇建设中，发生了一些意外，引起了高层关注。静仁兄知道国土部门肯定与之有关，便隔三岔五给我打电话，询问情况，真心安慰，比他自己的事还上心。静仁兄看到国土局长难当，很为我捏一把汗。见面时，总是提醒我要守住底线，耐住寂寞，不为利益所动，不要以权谋私。他的提醒和鼓励，完全出自兄长对小弟的关爱和呵护。2013年底我卸任时，给静仁兄报告这个消息，他豪爽地说：“兄弟，祝贺你！早该这样了。多写点东西吧！”

静仁兄把名利看得很轻很淡。当年他有从政的机会，却不辞而别，一走了之。他到省企事业文联任副主席兼秘书长，等到工作走上正轨，他毫不犹豫地辞去秘书长职务，放手让年轻人干。他的儿子 and 女儿毕业后，本可以找人谋得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，他却鼓励孩子自主创业。

退休后，静仁兄回到资水边家居，重点转向小说创作兼及散文创作。由于功底深厚，生活积累扎实，一出手就不同凡响。已发表小说百多万字，多篇小说被转载。接连出版《白驹》《门虚掩》《廖静仁散文选》，每有大著面世，都不忘给我赠阅。他对一些社会应酬，能推则推，能躲则躲，恬淡自如。

我和静仁兄是君子之交。和他通话或见面，踏实轻松，亲和随意。他总忘不了叮嘱我一句：兄弟，多写点东西！我虽然应诺着，因惰性使然，才情不足，写得很少，辜负了静仁兄的一片好心苦心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张家界市作协主席。廖静仁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）

南门湾情思

谢辉利

新化县城的早晨是从南门湾早餐店开启卷闸门的聲音中开始的。

朝曦散发万道霞光，烟雨幻成湿润帘枕。现今的南门湾附近有着众多的机关、学校、市场、医院，做生意的铺面密密匝匝地紧挨着，全国各地的时兴东西都能在这里买到。当地人讲着外地人难以听懂的话，既唠嗑宏大的国家大事，又叙述“琐碎”的家长里短。

“南门湾”经年累月都是新化县城最繁华的中心地带，离天华广场罗盛教纪念馆不甚远，去梅山龙宫紫鹊界梯田之前可以在这里小憩。单从街沿范围居民人数而言，“南门湾”的确很小很小，实在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名字，小得像道路上一声轻鸣车笛，小得像街衢的一缕袭衣巷风。

但南门湾又很有它的精巧、韵味和特色，这里呈现出孩子们在童谣里嬉戏的场景，这里可领会那饱蘸爱恨情仇的生活感触，这里体现了“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”的道理。农民山樵曾在这里卖菜挑柴，迁客骚人曾在这里吟诗作画，更夫小卒曾在这里防火防盗。如今，那些刀耕火种和干戈迭起的时代早已远去。

新化自古便远离京城省府，于是被称作“梅山峒蛮”。“梅山文化”有着许多原始神秘的特点，那些穿越惊涛骇浪的“毛板船”，折射出梅山新化人那顽强勇敢的开拓性格。新化自北宋熙宁年间正式设县，县城先是设在白石坪，然后于宋绍圣初迁至于

上海现址。在元明两朝，参照北方长城的做法，新化县城几度修筑城墙，东门叫“通济”，南门叫“薰和”，西门叫“永隆”，北门叫“拱辰”。

后来，其他三座城门相继坍塌风化了，而南门湾却奇迹般地存留了下来。根据新化土话讲，“湾”有两层意思。一是“打弯”，过去这里的资江水路“上通邵阳下达益阳”，车呀人呀货物呀，都必须在南门湾里进行停歇。二是“湾里”，无论城里乡里本地外地的人，都会在南门湾一带游览购物，这里的“杯子糕”“油炸粿”等风味小吃都特别地好呷。

新化县城从白石坪迁至上海现址之后，按照统一的布置张罗规划，从“十字形”的布局基础向四周逐步拓展，几条青石板路全由大的石块整齐砌就，整个县城有“九街十八巷”之说，据说当时还获称“民国一流县城”，不少外省人带着一家老小到新化县城开店铺做生意。但因崇山峻岭造成的交通阻隔，到20世纪40年代，这里的经济还十分贫穷落后。

如今，新化城乡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。穿行纵横的铁路公路通往全国各地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许多彩电空调冰箱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几座横跨资江的大桥连通县城的“城西”和“城东”。

南门湾早先修筑了因军事之需的石砌城墙，后来重建为水晶阁又补修了城垣。

走进吉瑞图案拼出满堂彩的“南门湾”，会发现到处的“门”都敞开着，每扇“门”都紧紧连着幸福的新时代！

人文画卷里的潮宗街

刘克邦



一湾澄澈如碧的水，将小山环抱着，也将茶园环抱着。我们站在茶园间，张开双臂，迎接微风微雨，也不知是我们拥抱了山水，还是山水拥抱了我们的心。

这是一场起意仓促的文学之约。周三晚，我们几个作家朋友相约一起探讨文学，临时提及本月份的文学采风活动。我提议去醴陵市均楚镇周坊村，云朵查看日程，表示只能安排到本周日了。

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，于是我们紧锣密鼓地安排各项事宜，协会的作家朋友们看到通知，积极报名，一夜之间竟有了二十几位。

周日临行前，妻子问，“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，你们还去？”

“这是约定。”我没有半分迟疑地回答妻子，“有风就听风，有雨就看雨。”

我们如约出发，沿着渌江河向西而行。